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0/22/Add.1  
24 January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  
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草率或任意处决

专题报告员 S·阿莫斯·瓦科先生根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8/38 号决议  
编写的报告

增 编

专题报告员就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访问哥伦比亚所编写的  
报告（1989年10月11日至20日）

## 目 录

| <u>章 次</u>                       | <u>段 次</u> | <u>页 次</u> |
|----------------------------------|------------|------------|
| 一、 导言 .....                      | 1 - 4      | 1          |
| 二、 从当前暴力活动的角度看待草率或<br>任意处决 ..... | 5 - 20     | 2          |
| 三、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统计资料 .....            | 21 - 31    | 9          |
| 四、 向特别报告员报告的草率或任意处<br>决案件 .....  | 32 - 50    | 19         |
| A. 屠杀 .....                      | 32 - 37    | 19         |
| B. 特别易受打击的阶层 .....               | 38 - 46    | 23         |
| C. 反暴乱行动及其对平民的影响 .....           | 47 - 50    | 29         |
| 五、 政府的行动 .....                   | 51 - 59    | 32         |
| 六、 结论和建议 .....                   | 60 - 74    | 37         |

## 一、导言

1. 哥伦比亚政府在1989年1月30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送交给他的有关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的报告，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哥伦比亚。1989年10月11日至20日，特别报告员对哥伦比亚进行了访问。

2. 在访问期间，在波哥大接见特别报告员的有：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其他法官、国务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副秘书长、国家总检察长、最近负责国家警察律师代表办公室的武装部队保卫人权律师代表、负责维护、保护和促进人权、社会发展、和解、复兴及正常化的总统顾问，行政安全部（DAS）情报主任和副主任以及刑事调查部门的副主任。在桑坦德省的布卡拉曼加，接见特别报告员的有：当地政府政务书记、刑事调查处主任，Personero（市府负责人权的官员）以及布卡拉曼加总检察长办公室成员。在波哥大和布卡拉曼加，特别报告员还有机会举行听证会，听取草率或任意处决案的大批见证人，受害者的亲友以及人权组织、工会、政党、律师界和新闻界代表的意见。

3. 本报告谈及此次访问并记载了特别报告员在哥伦比亚的讲话内容，和他所收到的关于草率或任意处决及有关的各方面情况的口头和书面资料。第二章简要地阐述了暴力活动的情况，哥伦比亚的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第三章描述特别报告员在这次访问中能够仔细研究的草率或任意处决案的主要特点，对收到的证据，和有用的统计资料进行评估。第四章记载政府对待手头这些问题采取的行动，对这些行动在他此次访问中已向他作了说明。最后的意见和建议载于本报告的第五章。

4. 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在此次访问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哥伦比亚政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合作，特别是外交部，协调了此次访问。考虑到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该国的安全情况，政府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外交部接受了要与官员会见的全部要求并很快地予以安排。小组成员在会见非政府组织成员，草率或任意处决受害者的家属和证人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尽管特别报告员打算访问 Apartadó, Urabá, Barrancabermeja 和 Medellín，但治安情况使他未能成行，不过，政府及时通知了他，安排他去了桑坦德省的布卡拉曼加访问。

## 二、从当前暴力活动的角度看待草率或任意处决

5. 不对造成草率或任意处决以及使其发展到如今之惊人程度的环境作一简要说明,就无法讨论哥伦比亚的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由于草率或任意处决以及失踪是当今哥伦比亚深受其害的暴力活动,最悲惨的表现形式,如果不从更为广泛的暴力问题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那么任何试图理解这些问题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这决不是说解释复杂的暴力问题及其繁多的原因与形式是一件易事。大量的因素,如它所涉及的各种冲突,冲突中有关的大批人员,暴力形式与行为的多样性,不易作出归纳的区域性差别以及对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大批人员中政治和军事同盟的不断变化都说明了该问题的复杂性。

6. 有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同时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和普通的暴力行为,这是哥伦比亚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某些情况下,如在1948至1958的十年间,政治暴力发展到酿成悲剧的程度,使数以千计的人丧生。自由与保守党间的内战被称为“暴力行为”,在这两个传统的大党之间达成一项全面的政治协议后才告结束。根据协议,每四年两党轮流执政,平分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个政治协议结束了暴力活动,恢复了哥伦比亚的体制的稳定性,但同时为今后把非自由或社会保守党的团体的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创造了条件。另外,内战的结束并没有使武装部队垄断权力。虽然大部分自由游击战士复员并交出了武器,但有些人并没有这样做。这不单单有政治原因,还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战争,拒绝放弃这种战争式的生活方式。

7. 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兴起了游击队运动,作为内战幸存者的自由游击战士团体成了运动的核心。席卷哥伦比亚全境的游击战不仅在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而且在社会冲突激化的地区愈演愈烈。因此,以军事力量薄弱和社会问题难解决为特点的、最近开拓的地区,如 Magdalena Medio 和所谓的西部平原,成了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地区。今天,最重要的作战地区是那些社会冲突最激烈的地方。

8. 最重要的游击队运动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它与共产党有联系。FARC 活跃在农村，在全国分布着大约 40 条战线。其政治影响在农民中最大，土地是它最重要的要求。FARC 与 Betancur 总统 (1982 年—1986 年执政) 举行过和平谈判。为此，FARC 组成了作为政治团体的爱国联盟，并以此加入民主进程。

1985 年和谈破裂，FARC 重新采取武装行动。最近，FARC 开始同 Barco 总统政府举行谈判，讨论举行新的和谈的基础问题。

9. 其他两个重要的游击队组织是人民解放军 (EPL) 和民族解放军 (ELN)。与 FARC 一样，这两个组织都是在 60 年代初建立。EPL 活跃在 Córdoba 省，Urubá 地区，Antioquía 的北部以及与巴拿马接壤的边界地区。近年来，这个出产香蕉的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工人的工资很低，实际上没有劳工权利。ELN 还活跃在主要生产石油的哥伦比亚东北部。他们经常绑架该地区石油公司的高级官员，炸毁输油管道。其主要要求是希望政府与外国公司就石油合同重新举行谈判。其他游击队组织有为反对 1970 年据称为舞弊的竞选而在该年成立的 M-19，以及只有土著人参加的 Ricardo Franco 突击队和 Quintín Lame 组织。

10. 在过去三十年间，不仅从武装冲突直接受害者的人数，而且从不属于交战双方但由于交战而死亡的平民人数来看，武装部队与游击队之间的冲突也许是造成哥伦比亚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游击队组织暴力攻击的主要受害者是保安部队成员，但也包括在某些方面反对他们的社会各阶层的平民。除了草率或任意处决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外，游击队还使用敲诈勒索等恶劣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作法都遭到了民众的坚决抵制。

11. 自内战结束以来，哥伦比亚实际上一直处于戒严状态。在反叛乱行动和维持普通公共秩序方面，历届政府都赋予了武装部队越来越大的权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警察成了国防部的下属单位，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权，而国防部传统上是由军队的一位将军主持。在这进程中，治安部队提供的防止可能出现暴行的机制被逐步削弱了。在 Turbay Ayala 总统颁布的安全法的掩盖下，反叛乱和反毒品斗争已使军队扩大了参与管理公众事务的权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众多的针

对治安和执法部队采取任意拘留和酷刑的指责，出现了第一批据称是游击队员及其同情者失踪和遭草率处决的案例。把军队管辖范围扩展到民事案件中对于制止所报道的滥用权力的事件并没有起很大作用。在80年代，不仅反叛乱的行动加剧了，而且对治安力量侵犯人权，特别是草率或任意处决的指控也增加了。

12. 治安部队鼓励建立“农民自卫团体”作为反叛乱斗争的一部分。由于这些组织是那些遭受过游击队暴力行动和做法之害的人，以及把这些做法看作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的人们组成的，这些组织在最近十年里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组织。这些组织得到治安部队强有力的支持，从后者取得武器和后勤援助。在有些地方，他们成了平民社会对付游击队和持不同政见组织的力量，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不过，在最近十年内，特别是在最近毒品走私发展的影响下，农民自卫团体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攻击性的政治军事组织。在这方面，他们开始发挥的积极作用不仅特别表现在反叛乱行动中，而且还表现在摧毁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团体方面，虽然后者与叛乱没有直接联系，但至少他们与叛乱一样对已经建立起的秩序表示怀疑。这些团体通常被称为准军事组织。<sup>2</sup>

13. 这些团体起先是在 Magdalena Medio 地区形成的，但是他们的活动现已扩展到该国的其他地区。最初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并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把他们与农民自卫组织混为一谈。在1987年的议会辩论中，当时的国防部长声称此种自卫团体的存在是得到1968年第48号法允许的，该法律确认了1965年的第3398号法令。当时的司法部长赞同这个观点，他承认牧场工人和农民有权抵抗游击队保卫自己。1988年11月，国防部长Samudio 将军因在公开场合提出了与总统反叛乱政策相反的观点，鼓吹对游击队实行“全面战争”而被免职。Samudio 将军被免去国防部长职位不久，Manuel Jaime Guerrero Paz 将军公开谴责所谓的准军事组织，这是武装部队第一次对这些组织的谴责。

14. 1988年，行政安全部——直接向共和国总统报告的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份有153个此类组织的名单。<sup>3</sup>然而，据认为它们的实际数字要少一些，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地区活动，在活动中用不同的名称。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

在贩毒者购有大片牧场的地区，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加强了。由于这些地区有游击队活动，可以很便宜地购买到土地。不过，毒品贩子拒绝向游击队支付征款，反而决定资助和建立农民自卫组织，破坏游击队在该地区的政治社会根基，从而消灭游击队。这样，准军事组织的主要受害者并不是游击队，而是在激烈冲突地区公开的，合法活动的工会和左派领袖。举例来说，在 Magdalena Medio 的某些地区，准军事组织的行动十分有效，使游击队和其他基层政治团体消声匿迹。

15. 最近，工会领袖、特别是那些属于哥伦比亚劳动联合会的，以及左派领袖和成员，特别是那些属于爱国同盟的成员，遭到准军事组织草率或任意处决的人数的增多仅仅从贩毒现象渗透到某些存在着尖锐社会和/或武装冲突的地区这方面来看是很难理解的。准军事暴力看来已不仅被用来摧毁基层组织，破坏游击队的政治根基，而且还被用来抑制开放政治体制的努力、阻止游击队组织参与民主政治进程。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Belisario Betancur（于1982至1986年执政）总统雄心勃勃，试图与游击队组织讲和，使它们加入民主进程。尽管他的努力失败了，但在最初阶段取得了一些成功也是无疑的。如果不是与全部游击队组织，那么至少与最重要的游击队组织实现了停火，向原先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力量开放政治体制的第一步已经迈出。1985年成立的爱国联盟是一个包括革命武装力量和其他左翼组织的政治战线，它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政治体系内左右极端分子不采取宽容的态度，Betancur 总统实现的脆弱和平也由于法院悲剧在1985年12月结束。随后准军事组织的暴力活动惊人地增多，游击队的活动也再度出现。如果这两种情况得不到阻止，就会导致哥伦比亚再次陷入内战。

16. 各类非政府组织告诉特别报告员，在1985年12月下旬和平进程终止的前几个月里，准军事组织对左翼政治积极分子，特别是那些属于爱国联盟的人，已展开了有选择的谋杀活动。这样，极右翼组织似乎加强了游击队运动中不相信 Betancur 和平进程并准备破坏这个进程的那些成员的地位。“肮脏的战争”成了一个用来形容反对左翼反对团体及与其有关的基层组织的准军事暴力的代名词。尽管 Betancur 总统的和平方案在悲剧和暴力中失败了，但 Virgilio Barco 总统（任期

1986—1990年)仍然不遗余力地与游击队组织恢复和平谈判。 尽管这些谈判的进展速度没有他前任主持的那么快,并且在他任期内暴力现象不断地增多,但目前这届政府在对待M-19组织方面取得了一个值得夸耀的巨大成绩。 因为M-19已同意放下武器、加入民主进程。 如果国家能保证前游击队员的安全,防止近年对爱国联盟成员进行的有选择的谋杀,那么,其他游击队组织或许会受到鼓舞而步M-19组织的后尘,滋生、和助长其他暴力形式的哥伦比亚暴力活动主要来源之一就会被消除。 除了ELN之外,所有其他游击队组织目前都在与政府进行谈判。

17. 准军事组织的暴力活动不只是针对被指责为同情或与游击队勾结的左翼反对派成员。 这种暴力在近年内还越来越不只影响到作为工会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的自由和社会保守党成员,如最近自由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Luis Carlós Galán 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而且基本上也影响到作为政府官员的人。 因此毒品贩子们一直在设法使政府机关中那些不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人保持中立态度。 大量政府官员成了准军事组织的受害者这一事实不但反映出对毒品贩子及其同伙邪恶势力的反抗程度,也反映出国家无力为尽职的人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成为与贩毒有关的准军事组织的受害者的政府官员的一长串名单包括一位司法部长、一位共和国首席检查官,以及据全国法官联合会代表的证实,司法系统有200多人受害。<sup>4</sup> 同样惊人的是有大量政府官员,特别是司法系统成员,受到了死亡威胁,从而不得不放弃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远离祖国逃避被杀害的厄运。 准军事组织还竟然胆敢杀害为调查他们在 Magdalena Medio 所干的几起大屠杀而组成的司法委员会的几乎全体成员。 目前,该15人组成的司法委员会的三位幸存者仍受到死亡威胁。 尽管官方给予他们保护,他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生命担心。<sup>5</sup>

18. 据官方消息,准军事组织不但从贩毒者那儿获得大量金钱资助,而且还从德国,以色列和北美的雇佣军那儿接受军事训练。 行政安全部提供的机密情报表明,在 Magdalena Medio 地区存在着这些组织的培训营地,也存在着负责军事训练的雇佣军。<sup>6</sup> 随后,在1989年,行政安全部公开揭露了给准军事组织提供军事训练的9个以色列,10个英国教官身份。<sup>7</sup>

19. 在第三章中可以看到，由司法部门、共和国首席检查官办公室以及行政安全全部进行的调查在很多案子中发现，治安部队成员积极参与准军事组织，调查还详细地提供了这些组织的组织与财政资助情况。例如，行政安全全部指出：活跃在 Puerto Boyacá 的众多准军事组织中有一个把自己伪装成自卫团体的组织，该组织叫做 Magdalena Medio 农牧民联合会（AGDEGAM），他们得到 Puerto Calderón 军事基地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以及 Caldas 的 La Dorada 和 Boyacá 的 Puerto Boyacá 警察局长的积极配合。同一消息来源还说：Puerto Boyacá 的市长和 Honda, Tolima 两地的检察官都与该组织有勾结。该组织大约有 300 名雇用杀手，100 多辆机动运载工具，包括小型飞机。哥伦比亚充满暴力，有 100 万件武器在私人手中。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用钱来买一个受雇杀手是很容易的。有时，准军事组织走得更远，他们甚至提供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雇用杀手。据行政安全全部消息，以 AGDEGAM 名义出现的准军事组织在 Magdalena Medio 全境和 Antioquía, Boyacá Caldas 以及 Santander 各省的部分地区的活动都很活跃。至于其财政来源，该部的消息说，该组织不但得到毒品贩子而且还得到在其他合法农业活动掩盖下，把部分时间用来种植古柯的农牧民的支持。<sup>8</sup>

20.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另外的资料似乎表明，准军事组织活动的主要地方是那些军事力量较强的地方；至今还没有报告说这些组织与治安部队发生过冲突。如下所述，现有的资料表明，近年来草率或任意处决的增多是与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加剧密切有关的。哥伦比亚和国外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把绝大部分平民遭暗杀事件和 1988 至 1989 年间发生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这些组织。集体暗杀事件是最近发生的，受害者往往是无防卫能力的农民，这表明哥伦比亚的暴力活动有了惊人的增多。由于这个原因，官方对这些组织的存在的承认以及对其集训地和外籍教官的证实是值得称道的事。将在第四章中分析的下续措施表明了政府摧毁准军事组织的决心。

## 注 释

- <sup>1</sup> 有关哥伦比亚暴力活动最重要和最新参考书有：《哥伦比亚：暴力与民主》Gonzalo Sánchez 编，1988年波哥大国立哥伦比亚和 Colciencias 大学出版；《哥伦比亚政治二十年史1968 - 1988年》，Daniel Pécaut 著，1988年波哥大二十一世纪公司出版。
- <sup>2</sup> 该术语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是行刑队的同义词，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治安部队的成员参与，尽管有时候有证据说明有这种参与。但是，此术语的广泛使用似乎表明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组织与治安部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 <sup>3</sup> 机密情报 1987年8月12日，行政安全部编。本报告的资料是1988年议会就这问题展开辩论时公开的。
- <sup>4</sup> 指1989年10月8日在波哥大，特别报告员分别与全国法官联合会代表法官 Helmoot Romero Devia 先生，和副主席兼法律顾问 Gregorio Oviedo Oviedo 先生举行的会见。
- <sup>5</sup> 在 Santander 的 La Rochela 的大屠杀发生在1989年1月18日。三位幸存者 Arturo Salgado Garzón 先生，Manuel Libardo Diaz Navas 先生和 Wilson Mantilla 先生是刑事调查部的调查员。
- <sup>6</sup> 机密情报 1988年7月20日，行政安全部编。
- <sup>7</sup> 见行政安全部负责人在共和国参议院第一委员会的发言附件 C，1989年9月20日。
- <sup>8</sup> 同上。

### 三、特别报告员收到的统计资料

21. 多年来,谋杀是哥伦比亚成年人口中的主要死因。自然,并非所有谋杀都出于政治动机。据总统的人权顾问说,在哥伦比亚谋杀案中仅10%系出于政治动机,属某种类型的有组织的暴力。尽管如此,正如表一所示,政治暴力的受害人数很大。

表 一

#### 政治和军事冲突中遭暴力死亡的受害者 (1988-1989年)\*

| 类 型         | 1988  | 1989  | 总 计   |
|-------------|-------|-------|-------|
| 政治凶杀        | 2,738 | 1,518 | 4,256 |
| “清除社会”涉及的杀害 | 273   | 289   | 562   |
| 武装冲突中的死亡    | 1,083 | 530   | 1,613 |
| 遭暴力死亡总人数    | 4,094 | 2,337 | 6,431 |

资料来源: Justicia y paz, Boletín informativo, vol. 1, no. 4, and vol. 2, nos. 1, 2 and 3, Comisión Intercongregacional de Justicia y paz, Bogotá.

\* 1988年1月1日到1989年9月30日期间的数字。

22. 表一显示1988至1989年政治和军事冲突中遭暴力死亡人数。暴力死亡分政治杀害、“清除社会”杀害和军事冲突中死亡等类型。根据这些数字的资料来源,政治杀害系出于凶手不能容忍与其相反的思想或做法或用极端办法镇压那些采用合法办法表明其不满或自己组织起来的人。有些杀害即使原因不很明显,但根据冲突的发生地区、受害者的某些具体细节、受害者被处决的方式和其他迹象均表明有政治动机,因此也被视为政治杀害。1988年1月至1989年9月期间暴力死亡的三分之二人数属于这一类。据同一来源,为“清除社会”而涉及的杀害

系使用暴力清除乞丐、妓女、罪犯、精神错乱者、吸毒者和根据新纳粹主义思想对社会构成问题的其他人。在此期间，这一类型占有所有暴力死亡的10%以下。最后，据同一资料来源，军事冲突中的死亡发生在交战部队成员之间或交火中中弹的平民受害者，这一类型与政治谋杀情况一样，去年受害者人数下降，一方面是因为缺乏1989年最后一季度的数字，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政府针对所谓准军事集团采取的措施和政府与各游击队集团的和谈取得了进展。

23. 表二提供了表一中前两种类型，即政治谋杀和为“清除社会”所涉杀害的受害者的社会部门资料。关于表二必须作出两点补充说明。第一，这些数字也包括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受害者，据同一资料来源，这些受害者在1988年达210人，1989年99人。第二，并非所有受害者的社会部门均已查明，为此，表一和表二的总数并不一致，即便把包括在表二中的被迫或非自愿失踪人数计入表一总数中，亦不一致。

24. 表二显示农民是受政治暴力打击最严重的社会部门，他们在草率或任意处决受害者总数中占很高的百分比。另一遭严重打击的社会部门是白领工人，此外，与上一年相比，白领工人以及专业人员是1989年受害者人数上升的唯一部门。被谋杀的白领工人的大部分属公营部门，因此该部门受害者人数急剧上升很可能与政府1989年针对所谓准军事集团，更具体说，毒品贩运集团，采取的严厉行动有关。

25. 正如第二章所述，较近的一种现象是集体杀害或屠杀。表三和表四分别载有1988年和1989年中同时杀害四人或四人以上的资料。二表中还提供了屠杀的地点和日期、受害者人数和职业以及据资料来说，据称犯下屠杀暴行的集团。

表 二

按社会部门显示政治冲突中被谋杀的受害者  
( 1988 - 1989 年 )<sup>a</sup>

| 社会部门.             | 1988 | 1989 | 总 计   |
|-------------------|------|------|-------|
| 土著人               | 50   | 44   | 94    |
| 农民                | 840  | 456  | 1,296 |
| 工业工人              | 198  | 111  | 308   |
| 白领工人              | 327  | 603  | 930   |
| 学生                | 48   | 34   | 82    |
| 自雇工人 <sup>b</sup> | 218  | 205  | 423   |
| 专业人员              | 89   | 108  | 197   |
| 罪犯和边缘人群           | 233  | 187  | 420   |

资料来源: Justicia y paz, Boletín informativo, vol. 1, no. 4, and vol. 2, nos. 1, 2 and 3, Comisión Intercongregacional de Justicia y paz, Bogotá.

a 该表中的资料也包括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受害者, 据同一来源, 在 1988 年和 1989 年分别达 210 人和 99 人。资料中并不包括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1989 年的数字系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的数字。

b 这一部门中除其他外包括雇主、商人、牧场主和畜牧业者。

## 表 三

1988年期间的屠杀  
(四名或四名以上受害者)

| 地 点                                      | 受害者<br>人 数 | 职 业  | 被指称应负责<br>的集团 | 日 期   |
|------------------------------------------|------------|------|---------------|-------|
| 1. Envigado, Antioquia                   | 8          | 不详   | 黑手党           | 8-01  |
| 2. San Pablo, Bolivar                    | 6          | 农民   | 准军事集团         | 11-01 |
| 3. Puerto Nare, Antioquia                | 8          | 渔民   | 游击队           | 21-01 |
| 4. Puerto Sogamoso, Santander            | 9          | 农民   | 准军事集团         | 1-02  |
| 5. Cuatro Bocas, Santander               | 6          | " "  | " " " " "     | 3-02  |
| 6. Bajo Putumayo, Casanare               | 7          | " "  | " " " " "     | 16-02 |
| 7. Piñalito, Meta                        | 14         | " "  | " " " " "     | 21-02 |
| 8. Sierra Perijá, Cesar                  | 8          | " "  | 不详            | 25-02 |
| 9. Bucaramanga, Santander                | 5          | 不详   | 准军事集团         | 28-02 |
| 10. Sierra Nevada, Santa Marta           | 8          | 农民   | 游击队           | 1-03  |
| 11. Chigorodó, Antioquia                 | 6          | " "  | 不详            | 2-03  |
| 12. Currulao, Urabá Antioquia            | 20         | " "  | 准军事集团         | 4-03  |
| 13. Mejor Esquina, Córdoba               | 38         | " "  | " " " " "     | 3-04  |
| 14. Villanueva, Casanare                 | 5          | " "  | 不详            | 4-04  |
| 15. Coquitos, Turbo, Antioquia           | 25         | " "  | 准军事集团         | 11-04 |
| 16. Villanueva, Casanare                 | 6          | " "  | 游击队           | 11-04 |
| 17. Rosas, Cauca                         | 5          | " "  | 军队            | 18-04 |
| 18. Chaparral, Tolima                    | 5          | " "  | 不详            | 18-04 |
| 19. Valledupar, Cesar                    | 5          | " "  | 不详            | 24-04 |
| 20. Bogotá                               | 5          | " "  | " "           | 10-05 |
| 21. El Yarí, Caquetá                     | 6          | " "  | 准军事集团         | 10-05 |
| 22. Arboledas, Santander/Norte           | 5          | " "  | " " " " "     | 17-05 |
| 23. San Vicente de Chucurí,<br>Santander | 12         | " "  | 军队            | 19-05 |
| 24. Itagüí, Antioquia                    | 5          | " "  | 不详            | 22-05 |
| 25. La Fortuna, Barranca,<br>Santander   | 6          | " "  | 军队            | 24-05 |
| 26. Medellín, Antioquia                  | 5          | 边缘人群 | 准军事集团         | 26-05 |
| 27. Belén, Andaquíes, Caquetá            | 5          | 农民   | 不详            | 6-06  |
| 28. Andes, Antioquia                     | 5          | " "  | " "           | 7-06  |
| 29. Bucaramanga, Santander               | 13         | 边缘人群 | 准军事集团         | 10-06 |
| 30. San Rafael, Antioquia                | 18         | 矿工   | " " " " "     | 14-06 |
| 31. Paniquita, Cauca                     | 7          | 农民   | 不详            | 24-06 |
| 32. Monserrate, Bogotá                   | 6          | 边缘人群 | 准军事集团         | 1-07  |
| 33. Puerto Parra, Santander              | 6          | 农民   | " " " " "     | 4-07  |
| 34. Otanche, Boyacá                      | 11         | 工业工人 | " " " " "     | 4-07  |
| 35. El Castillo, Meta                    | 17         | 农民   | " " " " "     | 5-07  |
| 36. Medellín, Antioquia                  | 5          | 退伍军人 | 黑手党           | 11-07 |
| 37. Ciénaga, Magdalena                   | 5          | 农民   | 准军事集团         | 11-07 |
| 38. Pivijay, Magdalena                   | 5          | " "  | " " " " "     | 20-07 |
| 39. Yarima, Santander                    | 12         | " "  | " " " " "     | 20-07 |
| 40. Chaparral, Tolima                    | 5          | " "  | 军队            | 21-07 |

表 三(续)

| 地 点                                     | 受害者<br>人数 | 职 业   | 被指称应负责<br>的集团 | 日 期   |
|-----------------------------------------|-----------|-------|---------------|-------|
| 41. Puerto Libertador, Córdoba          | 8         | 农民    | iran 军事集团     | 22-07 |
| 42. El Carmen, Santander                | 5         | " "   | ira " " " "   | 12-08 |
| 43. Yacopí, Cundinamarca                | 9         | " "   | ikr 不详        | 22-08 |
| 44. Saiza, Córdoba                      | 11        | " "   | ie 游击队        | 23-08 |
| 45. Medellín, Antioquia                 | 5         | 商人    | il 不详         | 28-08 |
| 46. Chigorodó, Antioquia                | 4         | 农民    | ? 准军事集团       | 29-08 |
| 47. Puerto López, Meta                  | 6         | " "   | 不详            | 30-08 |
| 48. El Tomate, Córdoba                  | 16        | " "   | 准军事集团         | 30-08 |
| 49. Popayán, Cauca                      | 4         | " "   | " " " " "     | 2-09  |
| 50. Bocas de Satinga, Nariño            | 5         | 土著人   | 黑手党           | 8-09  |
| 51. Olaya Herrera, Nariño               | 5         | " " " | 地主            | 9-09  |
| 52. San Andrés de Sotavento,<br>Córdoba | 4         | 农民    | 准军事集团         | 12-09 |
| 53. El Playón, Santander                | 4         | 农民    | " " " " "     | 15-09 |
| 54. Quinchía, Risaralda                 | 4         | " "   | " " " " "     | 24-09 |
| 55. Villarrica, Tolima                  | 5         | " "   | " " " " "     | 27-09 |
| 56. Puerto Boyacá, Boyacá               | 19        | " "   | " " " " "     | 29-09 |
| 57. Turbo, Antioquia                    | 5         | 工业工人  | " " " " "     | 30-09 |
| 58. Cartagena del Chairá,<br>Caquetá    | 12        | 军人    | 游击队           | 2-10  |
| 59. Cartagena del Chairá,<br>Caquetá    | 4         | 平民    | " " "         | 2-10  |
| 60. El Paujil, Caquetá                  | 16        | 士兵    | " " "         | 4-10  |
| 61. Puerto Wilches, Santander           | 4         | 军人    | " " "         | 5-10  |
| 62. Cerrito, Santander                  | 6         | " "   | " " "         | 6-10  |
| 63. Medellín, Antioquia                 | 7         | 不详    | 黑手党           | 14-10 |
| 64. Cubarral, Meta                      | 5         | 农民    | 准军事集团         | 18-10 |
| 65. Guayabal del Peñón,<br>Cundinamarca | 5         | " "   | 游击队           | 25-10 |
| 66. El Castillo, Meta                   | 5         | " "   | 准军事集团         | 6-11  |
| 67. Segovia, Antioquia                  | 43        | 居民    | " " " " "     | 11-11 |
| 68. Córdoba, Córdoba                    | 7         | 农民    | " " " " "     | 13-11 |
| 69. Barranca, Santander                 | 4         | 不详    | " " " " "     | 17-11 |
| 70. Granada, Meta                       | 5         | 农民    | " " " " "     | 21-11 |
| 71. Canalete, Córdoba                   | 5         | " "   | " " " " "     | 25-11 |
| 72. Puerto Valdivia                     | 7         | 不详    | " " " " "     | 4-12  |
| 73. Orihueca, Magdalena                 | 4         | " "   | 不详            | 5-12  |

资料来源: Colombia: Violencia, Derechos Humanos y Refugio Interno, Servicio Universitario Mundial, Comité Nacional SUM-Colombia, Bogotá, 1989 and Informativo analítico de la situa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Colombia, issues for 1988 y 1989, Corporación Colectivo de Abogados "José Alvear Restrepo", Bogotá.

表 四

1989年1月至8月期间的屠杀  
(四名或四名以上受害者)

| 地 点                            | 受害者<br>人 数 | 职 业   | 被指称应负责<br>的集团 | 日 期    |
|--------------------------------|------------|-------|---------------|--------|
| 1. Puerto Valdivia, Antioquia  | 4          | 工业工人  | 准军事集团         | 1-01   |
| 2. Betania, Antioquia          | 4          | " " " | " " " "       | 3-01   |
| 3. Uraba, Antioquia            | 4          | " " " | " " " "       | 3-01   |
| 4. Loma Verde, Córdoba         | 5          | 农民    | " " " "       | 8-01   |
| 5. La Rochela, Santander       | 12         | 司法    | " " " "       | 18-01  |
| 6. Sta Rosa Cabal, Risaralda   | 6          | 农民    | " " " "       | 4-02   |
| 7. Bucaramanga, Santander      | 10         | 边缘人群  | " " " "       | 6-02   |
| 8. Monteria, Córdoba           | 6          | 农民    | " " " "       | 8-02   |
| 9. San Roque, Meta             | 5          | " "   | " " " "       | 28-02  |
| 10. Piñalito, Meta             | 6          | " "   | " " " "       | 6-03   |
| 11. Yarima, Santander          | 7          | " "   | " " " "       | 7-04   |
| 12. Bucaramanga, Santander     | 10         | 边缘人群  | " " " "       | 8/9-04 |
| 13. Maripi, Bocayá             | 7          | 农民    | " " " "       | 28-04  |
| 14. Cali, Valle                | 4          | 边缘人群  | " " " "       | 6-05   |
| 15. Ataco, Antioquia           | 4          | 矿工    | " " " "       | 7-05   |
| 16. Arbolete, Cesar            | 6          | 农民    | " " " "       | 24-05  |
| 17. Barrancabermeja, Santander | 4          | 工业工人  | " " " "       | 24-05  |
| 18. Turbo, Urabá, Antioquia    | 4          | 农民    | " " " "       | 3-06   |
| 19. Turbo, Urabá, Antioquia    | 4          | " "   | " " " "       | 16-06  |
| 20. Barrancabermeja, Santander | 6          | 工业工人  | " " " "       | 6-07   |
| 21. Canalete, Córdoba          | 7          | 农民    | " " " "       | 14-08  |

资料来源: Colombia: Violencia, Derechos Humanos y Refugio Interno, Servicio Universitario Mundial, Comité Nacional SUM-Colombia, Bogotá, 1989 and Informativo analítico de la situa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Colombia, issues for 1988 y 1989, Corporación Colectivo de Abogados "José Alvear Restrepo", Bogotá.

26. 表三和表四表明1988和1989年中遭屠杀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1988年73起屠杀中的50起是屠杀农民,换言之,几乎占总数的70%。1989年,21起屠杀中有11起是屠杀农民。这与表二中有关农民是草率和任意处决受害最深的部门的资料相吻合。这一情形也表明农村地区受暴力之害最深,现在包括(虽然不完全)马格达莱纳中部地区若干省。据非政府来源,被屠杀的农民通常是工会积极分子或被指控为与游击队同谋者。武装部队成员也是屠杀的受害者。例如,1988年中发生了五起屠杀武装部队成员的事件。关于可推定有罪的集团,1988年中几乎占70%的屠杀系所谓的准军事集团所犯,而1989年则上升到100%。在1988年犯下的73起屠杀中游击队被指控对10起负责。尽管表四所载资料仅包括到1989年8月14日为止,屠杀数目与上一年相比无疑大幅度下降。尽管如此,1989年头8个月期间的这一现象所涉程度仍令人担忧。即使如此,年与年之间的差异很可能反映出政府在打击所谓准军事集团运动中取得的初步胜利。

27. 表五提供1985年至1989年期间按政治集团显示的谋杀受害者人数。集团中包括两个传统的政党,自由党和社会保守党。前者是现任执政党,后者是反对党。该表还包括三个左翼集团的被害人数:1985年成立的爱国联盟、人民阵线和斗争党。

28. 表五说明爱国联盟是受暴力打击最严重的政治集团。但是,自由党和社会保守党也受到严重影响,基本上是自1988年以后。在那以前,政治集团中的主要受害者大体上属于爱国联盟。与上述各表一样,表五也表明1988年是近年来暴力最厉害的一年。例如,爱国联盟受害者人数比上一年增加150%,自由党和社会保守党的受害人数分别上升1,000%和2,000%。这一年政治暴力受害人数的大部分属人民阵线和斗争党,在此之前,除了斗争党曾于1985年受到打击以外,这两个集团并不是受暴力打击的目标。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爱国阵线仍是受害者人数最多的

集团。在1989年，这似乎稍有变化，因为自由党受害人数最多，爱国联盟则其次。正如上文已指出，政府针对所谓准军事集团采取的行动似乎可说明1989年所有政治集团中被杀害积极分子人数下降的原因。自由党和社会保守党的受害人数相对增加则较难以理解。例如有些人认为执政党成员成为准军事集团报复的对象是因为政府对这些集团采取的步骤。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在1988年以前，爱国联盟被谋杀的人数相当多，因此目前担任公职的爱国联盟积极分子人数很少。由于这些原因，所谓的准军事集团日益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政治阵营的积极分子身上，因为后者所维护的立场使那些在地方和地区一级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和/或已与爱国联盟结成联盟的人感到不安。

表 五

## 按政治集团显示的谋杀受害者

(1985-1989年)\*

| 政治集团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总 计 |
|-------|------|------|------|------|------|-----|
| 爱国联盟  | 99   | 144  | 77   | 183  | 72   | 575 |
| 自由党   | 3    | 29   | 9    | 88   | 75   | 204 |
| 社会保守党 | 8    | 18   | 2    | 41   | 35   | 104 |
| 人民阵线  | -    | -    | -    | 26   | 4    | 30  |
| 斗争党   | 4    | -    | -    | 18   | -    | 22  |

资料来源: Centro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CEIS), Justicia y paz, Boletín informativo, vol.1, nos.1, 2 and 3, Comisión Intercongregacional de Justicia y paz, Bogotá, and Itinerario de la violencia, 1984, 1985 and 1986, Bogotá.

\* 1985年1月1日至1989年9月30日期间的数字。

29. 表六和表七提供了武装冲突中丧生和受伤的人数。就受影响的部门而言, 受害者可分三类: 执法治安部队、游击队和平民, 其中包括不属于军事对抗部队人员, 但成为对抗中受害者的人们。

表 六

军事冲突中的死亡人数  
(1988-1989年)\*

| 武装冲突中的死亡人数 | 1988  | 1989 | 总 计   |
|------------|-------|------|-------|
| 治安人员       | 405   | 148  | 553   |
| 游击队        | 565   | 325  | 890   |
| 平民         | 113   | 57   | 170   |
| 总计         | 1,083 | 530  | 1,613 |

资料来源: Justicia y paz, Boletín informativo, vol.1, no.4, and vol.2, nos.1, 2 and 3, Comisión Intercongregacional de Justicia y paz, Bogotá.

\* 1988年1月1日至1989年9月30日期间的数字。

表 七

军事冲突中受伤人数  
(1988—1989年)\*

| 武装冲突中受伤者 | 1988 | 1989 | 合 计 |
|----------|------|------|-----|
| 治安人员     | 501  | 179  | 680 |
| 游击队      | 26   | 16   | 42  |
| 平民       | 175  | 57   | 232 |
| 总计       | 702  | 252  | 954 |

资料来源: Justicia y paz, Boletín informativo, vol.1, no.4, and vol.2, nos.1, 2 and 3, Comisión Intercongregacional de Justicia y Paz, Bogotá.

\* 1988年1月1日至1989年9月30日期间的数字。

30. 尽管在1989年军事冲突的受害人数相对少于上一年,但是这些数字表明冲突远非微不足道,这无疑是在哥伦比亚暴力的重要根源。除了直接死于军事冲突的作战人员和平民外,许多其他人在哥伦比亚经常因被指控与游击队同谋或同情游击队或以此为借口而遭杀害。因此,政府努力与这些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并使它加入民主进程,显得更为重要。

31. 据非政府来源,死亡人数高于受伤人数似乎可说明军事对抗中暴力的程度。最受暴力程度影响的似乎是游击队。按类别计,死伤比例的调查说明,在就治安人员和平民而言,死亡人数低于受伤人数。1988年至1989年期间,有553名治安人员丧生,680人受伤,平民中170人死亡,232人受伤。至于游击队,情况正好相反,890人被打死,仅42人受伤。表六和表七也表明平民人口中受害者人数不可忽视。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并在下一章中述及的证词均可说明军事冲突影响到平民的各种情况,这不仅造成死亡和受伤,而且还造成大批人口迁徙以及由此引起的困难。

#### 四、向特别报告员报告的草率或任意处决案件

32. 本章简述特别报告员访察期间有人向其报告的一些屠杀案件，并谈到作为草率或任意处决的主要受害者的各阶层人士的状况。还谈到了反暴乱运动中未按法律程序进行的一些处决和某些地区与运动有联系的一些现象，如被迫流离者。根据现有的资料，在叙述各案件时均包括了当局为调查有关行为而采取的措施，也包括了惩治被指控为罪犯者的措施。应该说明的是，尽管农民属社会中受暴力危害最大的阶层——从第二章、表2、3和4中可以看出——但本章并没有分析这一阶层的一些具体问题。原因是，屠杀的大多数受害者和反暴乱运动的平民受害者，以及 Unión Patriótica 和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的大量受害者，都是农民。最后，因篇幅的关系，特别报告员不得不作些选择，因此，下面所列的，不是向其报告的全部案件，只是少量涉及个人的案件。如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不妨看一下主报告的哥伦比亚部分，该部分列有一些由特别报告员于1989年3月13日、7月24日和10月6日向哥伦比亚政府转交的涉及个人的案件和该国政府对这些案件作的答复。（见E/CN.4/1990/22号文件114—142段）。

#### A. 屠 杀

##### 1. Urabá

33. 1988年3月4日凌晨，靠近 Urabá 的 Curralao 的 "La Honduras" 和 "La Negra" 种植园的香蕉工人遭屠杀。约30名武装人员闯入 "La Honduras" 工人的住宅区，精心挑出18个人，接着将其杀害。随后不久，这批人迁往离 "La Honduras" 仅三公里的 "La Negra"，在那里又杀害了三名工人。Urabá 地区盛产香蕉，近年来，因工作条件不稳定，工会主义有所抬头。有人认为，工会运动与活跃在 Urabá 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两个游击队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在屠杀发生前不久，一批身穿军服的人伙同一些戴着头兜的平民，扣

留和审问了一些工人，这些人在释放后不久便被杀害了。很明显，审问被扣押者的，是在这一地区行动的Voltígeros营的情报官。1988年3月4日之后，Urabá的未经法律程序处决的工人的事件仍未停止。4月，在邻近Turbo的Punta Coquitos一种植园，有9名工人被杀，16名失踪。目击者说，失踪者在海上被杀。受害者为给自己建造住宅占用了一些土地。1988年4月14日，巴尔科总统行使戒严状态下的权力，宣布Urabá为军事区。然而，此举仍未能终止杀害工会人员的行动。

34. 公共程序第六法庭的一名法官，Martha Lucía González Rodríguez和行政安全部对案件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屠杀系Puerto Boyacá的一个准军事组织所为，该组织以一个称为“农牧民联合会”的自卫组织作掩护。<sup>1</sup> 据调查得到的线索，该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由毒品贩Gonzalo Rodríguez Gacha和Pablo Escobar Gaviria提供。这两人是Medellín贩毒集团的成员。卷入此案的，还有陆军少校Luis Felipe Becerra Bohórquez和中尉Pedro Vicente Bermúdez Lozano。这两个人在Voltígeros营情报处工作。据说有证据说明，Becerra少校为参与屠杀的一些人支付了住宿费。现已发出逮捕证，准备逮捕这两名军官。据行政安全部的消息，屠杀的目的是清洗支持游击队的工人。<sup>2</sup> 调查结束后，González法官要求警察局长Marco Fidel Mendieta Sierra上尉和Puerto Boyacá市长Luis Alberto Rubio Rojas停职，原因是他们包庇了农牧民联合会的犯罪活动。Rubio先生被停职了，但还未能逮捕他。González法官因受到威胁，不得不离开哥伦比亚。所谓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无法杀害González法官，因此，他们于1989年5月4日在波哥大杀害了她的父亲Alvaro González Sánchez。González先生是一名自由派议员，曾任Boyacá省省长。接替González法官的María Helena Díaz Pérez法官证实了她的前任提出的指控。有人随即威胁她，说要将她杀死，因此，她受到了保护。但因保护不够充分，1989年7月，Díaz Pérez法官和她的两名警卫在Medellín被杀害。

## 2. San Rafael

35. 1988年6月14日, Antioquia 省 San Rafael 的 Encillo 金矿 17 名矿工和一名到矿上作客的中学生失踪, 情况令人生疑。一周后, 在Nare河岸边找到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很明显, 这次屠杀是一种报复, 因为一名陆军中尉曾在一次冲突中被杀。第十四旅的 Carlos Enrique Martínez Orozco 上尉接替了死去的中尉。据说他策划和执行了屠杀矿工的行动。这些矿工为工会成员, 均属 Unión Patriótica。Alejo Arango —— 金矿负责人, 是一名工会活跃分子, Unión Patriótica 的成员, 1988年, 他从未受到任何指控而被关入的军事监狱失踪。在这事件之后, Martínez 上尉得到了一次行政处罚, 并被调到其他部队任职。负责调查这一案件的, 是 Medellín 公共秩序第四法庭。据说该法庭发现: 在上述大批人失踪和被杀前后, 有为数不少的军人经过了 San Rafael。Martínez 上尉和其他几名军官被指控犯有抢劫、绑架和杀人罪, 他们不服指控, 因此现在正向 Medellín 公共秩序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 3. Segovia

36. 1988年11月11日晚, 约12名武装人员进入 Bomboná 省的 Segovia 市, 并开始用枪胡乱扫射, 以恐吓居民。不久, 这批人拿着一份名单, 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目的是找到某几个他们想立即杀死的人。结果, 共有43人丧生, 50人受伤。1988年3月, Unión Patriótica 在市级选举中获胜, 从此, 该市便受到三个准军事组织的威胁, 这三个组织分别称作“消灭东北革命党人”、“实干家”和“肮脏战争”。司法调查表明, 警方并未介入, 以平息这次袭击, 尽管其总部就设在主要广场。耐人寻味的是, 警察大楼未遭到枪击, 而在其旁边的市政厅却成了攻击的目标。屠杀那天, 通往 Segovia 的唯一道路上的三个哨所被莫名其妙地撤走了; Bomboná 营就驻扎在这条道路的旁边, 但根本没有阻止袭击者。Bomboná 营的一些人员似乎不仅没有履行其职责, 而且, 还在恫

吓市民和领导该市的 Unión Patriótica 成员方面表现得很积极。 1989年2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应对 Bomboná 营营长 Alejandro Londoño 中校和 Edgardo Alfonso Navarro 中尉提起刑事诉讼，原因是他们在袭击前不久散发传单，威胁 Segovia 市民。Medellín 公共秩序第六法庭的 Martha Lucía Hurtado 法官对下列人员提出了指控，他们是：Alejandro Londoño 中校；Bomboná 营的情报官——Hugo Alberto Díaz 上尉和 Hugo Henry Borda Guerrero 上尉；Segovia 市警察局长 Jorge Eliécer Chacón Lazo 上尉和四位平民——他们似参与了一个在 Magdalena Medio 地区活动的准军事组织。迄今可以确定，上述军官没有一人被逮捕。在屠杀发生四天之后，军法官 Gildardo Ospina Hoyos 作出裁定：没有理由对警察进行审判前诉讼。这一裁定被送到武装部队检察官办公室。很明显，这样做是不想让有关人员在行政诉讼中受罚。除 Londoño 中校和 Navarro 中尉因命令散发威胁性传单而正在民事法庭受审外，Bomboná 营的其他军官和 Segovia 警察总部的一些负责人则正在军事法庭受审，他们受到的指控是胆小怕事。

#### 4. La Rochela

37. 这次一个调查委员会的12名成员遭杀害的事件发生在1989年1月18日，地点是 Santander 的 Simacota。该委员会由刑事诉讼主管部门指示设立，正在调查 Magdalena Medio 地区发生的屠杀事件——此事显然系一些准军事组织所为。据称，调查已进入最后阶段。委员会成员在 La Rochela 和 La Vizcaína 之间遭到约40名武装人员的拦截，这些人来自一个称为“绑架者死”(MAS)的准军事组织。<sup>3</sup> 受害者先是受到哄骗，接着被绑了起来，没过多久便被枪杀了。据认为，调查委员会不久将命令打开一个乱葬坟墓，里面埋有50具尸体，其中有19名商人的尸体，他们是1987年10月7日在 Cúcuta 和 Magdalena 之间失踪的。据说，委员会已认出了参与上述和其他枪杀事件的 MAS 的人员。据 Unión Patriótica 称，MAS 受武装部队一些军官的支持<sup>4</sup>。在调查委员会15

名成员中，只有3名司法人员幸免于难。根据他们提供的证词，调查者认出了据推测应对屠杀负责的几名准军事组织成员。上述三位人员和其他证人现在都受到了一个称为 "Los Masetos" 的准军事组织的威胁，该组织声称要将他们杀死。在此之前，该组织已经杀害了其中的一位目击者。1989年2月，Luis María Sanabria 被从他在 Santander 的 Simacota 的家中抓走之后遭杀害。他的女儿，也是事件中的目击者，自那时起一直不敢露面。Sanabria、他的女儿或其他所有证人均未得到适当的保护。

## B. 特别易受打击的阶层

### 1. Unión Patriótica

38. 正如前面指出的，这一政治团体受暴力之害最深。表八显示，在被害的 Unión Patriótica 成员中，四分之一以上为该团体的高级人员。尤其是，该团体的主席 Jaime Pardo Leal 于1987年10月11日被害。Pardo Leal 当过法官，还是1986年选举的总统候选人。表九显示了遇害时正担任公职的 Unión Patriótica 成员的人数。1985至1989年间，共有84人遇害，约占遇害总人数的15%。遇害者包括参议员 Pedro Nel Jiménez Obando (1986年9月1日) 和参议员 Pedro Luis Valencia (1987年8月14日)。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最大的目标是这一组织中担任市长和官员的成员，他们是在1988年哥伦比亚首次举行的市长自由选举中当选的。

表 八

## 1985 - 1989年 \* 遇害的 Unión Patriótica 成员

| 年 份     | 高级成员 | 普通成员 | 总 数 |
|---------|------|------|-----|
| 1985    | 29   | 70   | 99  |
| 1986    | 65   | 79   | 144 |
| 1987    | 25   | 52   | 77  |
| 1988    | 23   | 160  | 183 |
| 1989    | 14   | 50   | 64  |
| 1985/89 | 156  | 411  | 567 |

资料来源: Centro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CEIS).

\* 以上是1985年1月1日至1989年8月11日的数字。

表 九

Unión Patriótica 成员遇害时担任的公职  
(1985 - 1989) \*

| 公 职    | 总 数             |
|--------|-----------------|
| 参 议 员  | 2               |
| 代 表    | 3               |
| 众 议 员  | 2               |
| 市 长    | 6 <sup>a</sup>  |
| 城镇议会议员 | 68 <sup>b</sup> |
| 选举官员   | 3               |
| 总 数    | 84              |

资料来源: CEIS.

\* 以上是1985年1月1日至1989年8月11日的数字。

<sup>a</sup> 包括一名前任市长。

<sup>b</sup> 包括两名前任城镇议会议员。

39. 据称对杀害 Unión Patriótica 的成员负有责任的几股势力列于表十。据称负有责任的几股主要势力依次为：所谓的准军事组织、受雇佣的持枪杀手和军队等。受雇佣的持枪杀手奉准军事组织之命从事了许多屠杀活动，但有时，他们搞的屠杀不属准军事组织的有预谋的行动，他们这样做只是为履行私人合同。这是准军事组织从事的草率处决与受雇持枪杀手从事的草率处决的不同之处。总体而言，准军事组织从事的屠杀活动几乎占总数的一半，比受雇持枪杀手或军队从事的此类活动的多一倍以上。

表 十

据称对杀害 Unión Patriótica 成员负有责任的  
几种势力从事的屠杀活动  
(1985 - 1989) \*

|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Total |
|-------|------|------|------|------|------|-------|
| 准军事组织 | 39   | 83   | 24   | 134  | 18   | 298   |
| 受雇杀手  | 4    | 12   | 32   | 28   | 38   | 114   |
| 军方    | 51   | 25   | 10   | 14   | 2    | 102   |
| 警方    | 4    | 14   | 6    | 5    | 0    | 29    |
| 其他    | 0    | 3    | 2    | 0    | 2    | 7     |
| 不详    | 1    | 7    | 3    | 2    | 4    | 17    |
| 总计    | 99   | 144  | 77   | 183  | 64   | 567   |

资料来源：CEIS.

\* 以上为1985年1月1日至1989年8月11日的数字。

## 2. 工会会员

40. 遭受暴力打击的另一阶层是工会成员。在四个工人联合会中，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CUT）的受害者最多。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材料，加入CUT的成员占哥伦比亚工会成员的85%。自1986年成立以来，CUT有大量成员被杀害，表十一清楚显示了这一点。

表 十 一

### 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成员被害情况

（1986年8月18日——1989年4月7日）

| 年 份  | 被害人数 |
|------|------|
| 1986 | 26   |
| 1987 | 69   |
| 1988 | 146  |
| 1989 | 18   |
| 总 计  | 259  |

资料来源：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结社自由委员会第265份报告，Official Bulletin, Vol. LXXII, 1989, Series B, No. 2.

41. 在工会成员队伍中，教育者是受到极沉重打击的群体。哥伦比亚教育者联合会（FECODE），是CUT的一个分支机构，该机构成员的生命不断遭到威胁，许多人已遇害。FECODE是唯一的受国家雇用的教师的工会，约有200,000成员。FECODE负责人员称，在过去两年中，约有200名教师申请调离，原因是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些人员还说，许多教师，即使调离了，也仍免不了被暗杀。这似可说明，准军事组织网的确存在，且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得极为出色。

表 十 二

被害及生命受到威胁的教育者人权  
(1985 - 1989) \*

| 年 份  | 被 害 | 生命受威胁        |
|------|-----|--------------|
| 1985 | 2   | <sup>a</sup> |
| 1986 | 14  | 62           |
| 1987 | 22  | 239          |
| 1988 | 56  | 54           |
| 1989 | 35  | 52           |
| 总 计  | 129 | 407          |

资料来源：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1989 年 10 月到哥伦比亚波哥大了解情况时，为 CUT 成员的 FECODE 编写后交给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 为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9 月 30 日的数字。

<sup>a</sup> 没有资料。

42. FECODE 成员受暴力之害的原因以为：教育者日益希望改变教育政策并积极参与了其所在社区的政治活动。此种政治参与意味着，在很多时候，他们被指控为“颠覆分子”，从而将其与游击队联系在一起，并成了所谓的肮脏战争的目标。修女 Teresa de Jesús Ramírez Vanegas 就是这样。她于 1989 年 2 月 28 日被害，当时，她正在安蒂奥基亚 San Roque 的 Cristales 的一所当地中学教课。Teresa de Jesús 修女参与了扫盲运动并支持了 1988 年 3 月的农民游行。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材料，该地区的其他修女也被地方当局指控在课堂上进行了“颠覆性宣传”活动，原因是她们常用诸如“团结”这样的词，而这说明，她们深知马列主义。

### 3. 政府官员，尤其司法界的官员

43. 近年来，司法界的受害者有：一名司法部长；一名国家总检察长；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的若干名法官，以及许多法官和司法官员。据说，有若干名司法部长被迫辞职，原因是他们和／或他们的家属的生命受到威胁。有七、八名法官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哥伦比亚。有时，如同调查Urabá屠杀事件的Marta González法官的情况，所谓的准军事组织对法官的报复行动甚至包括杀害其亲属。<sup>5</sup> 据 Asonal Judicial —— 代表司法人员的工会称，目前，在哥伦比亚的4,379名法官中，有五分之一其生命受到威胁。此外，受到威胁的法官并没有全部得到警方的保护。而且，据说，即使得到了保护，此种保护也是不充分的，Díaz Pérez法官的情况就是这样。<sup>6</sup> 1989年，因法官被害和警方保护不力，全国的法官和司法界人员多次罢业。

44. 和特别报告员交谈的法官和司法人员几乎都指出，司法界除面临得不到充分保护这一问题外，还面临着其他问题。例如，诉讼程序过分依赖口头证据。目前暴力事件不断，因此，几乎无人愿意作证，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害怕生命受到威胁。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调查很难取得进展，原因是司法部门缺乏查明事实的技术手段，如弹道学、血型测定等。因此，法官只得几乎完全依靠口头证词，而此类证词在多数情况下极难得到。也有人说，司法部门需建立一个技术上装备精良的刑事侦查机构，执行法官的指令并完全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司法部门面临的另一问题是缺乏资金，因而在支付雇员薪水和按需要增加有关设施方面遇到困难。

45. 然而，受所谓的准军事组织和为其供资的贩毒集团攻击的，不只是司法部门。行政安全部（DAS）一直站在反贩毒斗争的前列，它提供关于贩毒组织的非法活动、及其与所谓的准军事组织的联系的详细情况。因此，该机构也成了这些组织袭击的目标。1989年5月31日DAS负责人Miguel Maza Márquez将军遭袭击，他幸而没有受伤，另有8人则在袭击中丧生。数月后，即1989年11月，一架从波哥大飞往 Cali 的班机在中途爆炸，机上几十人丧生。Medellín 贩毒集团声称，此事是它干的，它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政府对贩毒采取的行动。它还说，机上的乘客中，有五人是为国家情报机构服务的，他们积极参与了对付贩毒集团非法活动的行动。随后不久，即1989年12月初，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爆炸，将设在 Bogotá 的 DAS总部炸毁，致使约50人丧生，他们几乎都是无辜者。所有这些行动，以及近几个月贩毒集团对公共建筑的袭击和1989年8月至12月间为报复贩毒者被引渡而对5名法官和司法行政官进行的屠杀，似都是为了打击国家扫毒的意志，具体来说，是为了打击那些负责扫毒和对付贩毒集团的暴力行动的机构的意志。

46. 参与这场斗争的其他非国家组织也未能逃脱准军事组织的暴行。独立的新闻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被杀害的记者已达40人以上，其中包括《旁观者报》的编辑 Guillermo Cano。在他被杀后，该报继续成为准军事组织袭击的目标。该报的许多名记者和工作人员被杀，1989年9月一颗炸弹爆炸，几乎使该报在波哥大的报社夷为平地。在诸如 Medellín 等城市，该报的发行量很有限，原因是连卖报人都受到威胁，因而使该报无法散发。另一份独立的报纸也受到了袭击，它就是在 Bucaramanga 出版的《自由先锋报》。在特别报告员离开 Bucaramanga 返回波哥大那天，该报报社实际上即被完全捣毁了。

### C. 反暴乱运动及其对平民的影响

47.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许多住在交战地区的平民被草率或任意处决。据目击者称，近年来，这些地区的草率或任意处决事件的制造者多为所谓的准军事组织或

武装部队。目击者说，在由游击队控制的地区，首先出现的是空军，他们常常轰炸平民。空袭是用来吓唬平民的，经常迫使他们转移，有时是暂时的，有时则是持久性的。特别报告员得知，1988至1989年间，遭空袭的省份有：Antioquia, Arauca, Atlántico, César, Norte de Santander, Santander 和 Tolima。来自农村，如 Santander 省的 San Vicente de Chucuri 和 Provincia de García Rovira, Antioquia 省 Yondó 和 Metá 省 Vistahermosa 的各位目击者说，空袭过后，步兵开始控制该地区。他们还说，不多久，准军事组织便出现了，他们用死亡威胁人们并且，不管什么人，只要被他们认为可能是游击队的同情者或合作者，就被他们杀害。

48. 某些地区冲突激烈，使被迫流离者又有了相对新的特点——由于他们是持久性的被迫流离者，他们成了人们通常所称的国内难民。特别报告员得知，全国约有30,000国内难民，但确切数字不清楚。难民集中的一些主要城市有：波哥大——接收来自Metá的难民家庭；Barrancabermeja——接收来自Magdalena Medio的被迫流离者；Apartadó——接收Urabá区的被迫流离者，以及科尔多瓦省的Montería——接收来自邻近农村地区的被迫流离者。看来，国家因缺乏人力物力，无法向哥伦比亚军事冲突的受害群体提供其所需的援助。此外，没有专门向因国内冲突而被迫流离的人们提供援助的国际、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因此，这一群体的数量在逐步增加，而却正变得相对得不到保护。

49.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军队残暴地镇压了1988年哥伦比亚西北部爆发的农民运动。特别报告员得知，示威游行是和平的，因此，很难理解治安部队为何会作出极端残暴的反应。另有人说，游击队组织参与组织了所谓的农民游行。受害者的确切数字不详。

50. 下面简述特别报告员得到的两个案件的情况，以说明治安部队在反暴乱运动中没能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某些基本原则，如不对平民使用暴力的原则。第一个案件，是1988年8月30日在Córdoba的El Tomate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一

天，30名手持机枪的军人向这一小镇的平民发起攻击，显然，这是对游击队袭击军队的一种报复。在袭击中，约有16人丧生。受害者多属左翼的人民阵线。屠杀后不久，政府方面即表示，这一事件可能是对革命武装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一次报复，因为这两个组织曾共同袭击了Saiza的一个军事哨所，打死了14名士兵，21名士兵被俘。由军队建立以对付游击队的农民自卫组织的一些成员据说也在Saiza袭击中丧生。第二个案件发生在1989年3月5日，这一天，12名人民解放军游击队员袭击了波哥大附近的Tenjo镇，抢走了当地两家银行的钱。他们在逃跑时，被国家警察局的200名特工人员抓获。有三人逃跑，其中一人后又被抓获，九名游击队员丧生。据称，有证据表明，在死去的九人中，六人是在投降后被枪杀的。这些人死去后，被捆住双脚，吊在飞越Tenjo区上空的直升飞机上。这种做法可能属对付游击队的“心理战”战略。

注

<sup>1</sup> Investigación del Genocidio de las Fincas "La Honduras" y "La Negra",

机密，行政安全部，1988年4月15日。

<sup>2</sup> 同上。

<sup>3</sup> “绑架者死” (Muerte a Secuestradores (MAS) 为组成的首批准军事组织之一。早在1981年，M-19绑架了Medellín 贩毒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的(外)孙女。该集团随即组成了这一准军事组织，并在显然未支付赎金的情况下便被绑架者得到了释放。

<sup>4</sup> Carta de la Unión Patriótica al presidente Barco 1989年2月5日。

<sup>5</sup> 见第34段。

<sup>6</sup> 同上。

## 五、政府的行动

51.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其给人权委员会的有关访问哥伦比亚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该报告第三章谈到该国的国家结构、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作用、司法机关、国务委员会和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宪法和法律问题（见E/CN.4/1989/18/Add.1）。特别报告员极力主张详细阅读这一章，以适当了解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和该国政府1989年为对付暴力所采取的行动。本章将集中讨论这一行动。

52. 特别报告员从总统人权事务顾问处得知，现政府十分关心人权问题，认识到需要尊重宪法、法律和国际人权原则与标准，开展一场反对各种暴力的运动，因此于1987年设立了顾问办公室。为此，顾问办公室利用其有限的财力开始执行一项目标宏伟的促进和宣传人权的方案。他乐观地认为，政府对所谓准军事组织和贩毒活动采取的措施将会显著减少暴力事件和草率或任意处决现象，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他指出，必须考虑到哥伦比亚历史上暴力的性质，而且，只有少数暴力死亡事件是政治性的。最后，他说，准军事集团的暴力活动不仅影响到它的反对派，而且影响到政府官员和执政党的成员，从1989年政治集团成员中的暴力死亡人数即可看出这一点。<sup>1</sup> 作为例子，他提到1989年8月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最有声望的民主党候选人——议员 Luis Carlos Galán 的被杀害事件，以及对法官、市长、高级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部长的不断骚扰和威胁。

53. 总统国家和平与和解事务顾问说，他的办公室是根据总统关于建立一个专门促进与反叛集团进行对话的机构的意旨设立的。他还说，现政府充分意识到，只要存在着游击队和与武装部队的冲突，暴力就继续影响整个哥伦比亚社会。因此，政府已担当起促使反叛集团转向民主制度的任务。然而，正如1982年至1985年的失败经验所表明的，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不仅需要消除政治暴力的主要根源，而且需要加强民主制度本身。他指出，政府已经和六个主要游击队组织之一的M-19运动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这项协议能成功执行，它会促

使其他游击队也这样做。他说，在这些集团中肯定有很多人抵制与政府和解，但现在除了E L N集团以外，所有集团都在和政府进行对话。他还谈到Barco政府采取的另外一些扩大和加强哥伦比亚民主的政治措施，例如由政府 and 反对派共同比较各种主张与方案的政治办法，这样就克服了以前一直实行到1986年的那种办法的缺点，那种办法实际上排除了反对派的参加。为在哥伦比亚实行更切实的民主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1988年实行的民众选举市长。他指出，对成立政党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选举委员会是一个可对与政治团体有关的所有问题作出决定的独立机构，现有14名成员。最后，目前正在讨论的宪法的修改将有助于从现代化的角度加强法治。

54. 哥伦比亚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典型的社会问题。总统社会发展顾问认为，贫困不仅是游击队产生和扩大影响的温床，而且是各种形式的暴力普遍发展的沃土。例如，如果不存在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雇用枪手就不会成为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正是首先出于这一原因，政府担负起制订一项有力的社会政策的任务，这项政策有六个组成部分；为所有人提供保健和基础教育；更多的工作；促进卫生和家庭福利；为资源有限、自谋职业的工人提供基本投入；改善和修复低于标准的人类住区。

55. 内务部长让特别报告员了解了政府为对付贩毒和所谓准军事暴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他提到1989年4月颁布的第813、814和815号法令。根据其中第一项法令成立的一个顾问委员会负责协调和进行反准军事组织运动。它由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内务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警察总监和政府安全部的首脑组成。根据第二项法令建立的一支约有一千人的特种部队负责搜寻准军事组织。这支部队由警察组成。第三项法令修改了曾授权成立所谓自卫团体的“国防组织法”（第3398/65号法令）。从此以后，这种团体只能经共和国总统授权成立，其目的只能是防卫性的，武装部队不得向其提供哪怕是有限的武器。不久之后，即1989年6月，政府颁布了第1194号法令，其中规定：促进、资助、训练或参加所谓准军事组织是犯罪行为。甚至在这项法令颁布之前的4月，也就是该

年头三个月，政府就解散了设在 Guicán (Boyacá)、Puerto López (Meta)、Santa Marta (Magdalena) 和 Bogotá (Cundinamarca) 的准军事组织训练中心。据行政安全部说，在这些法令在 Magdalena Medio、Antioquia、Santander、Córdoba 和 Llanos Orientales 执行之后，准军事组织的许多受雇枪手都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参加了在 La Rochela、EL Diamante (Boyacá)、La Honduras Urabá 的 La Negra 和 Punta Coquitos 以及 Mejor Esquina (Córdoba) 的大屠杀的 Alonso de Jesús Vaquero Agudelo。<sup>2</sup>

56. 在 1989 年 8 月 Carlos Valencia 法官、警察司令 Valdemar Franklin Quintero 上校和共和国总统自由党候选人 Luis Carlos Galán 连续被杀害以后，政府颁布了 20 项法令。这些法令包括：一、制止贩毒的具体措施，如作为一种行政措施的引渡和没收财产；二、保护法官的措施，包括通过增加资金的直接保护或提供必需品保护决策者的人身安全；三、对程序保证的某些限制，目的是对贩毒和所谓准军事组织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四、增加军队的政治和管辖权力；五、规定新罪行和加重惩罚现有罪行。根据行政安全部提供的资料统计，数字表明，与 4 月、6 月、8 月的戒严有关的法令产生了良好效果：自 4 月以来在 San Luis、Enrigado、Bello 和 Medellín (Antioquia)、Puerto López、San Martín 和 Pucrto Gaitán (Meta)、Bogotá 和 Pacho (Cundinamarca)、Valle dupar (César)、Sinalejo (Sucre)、Cali (Valle)、Cimitarra 和 Puerto Parra (Santander) 有 15 个以上所谓准军事组织被解散。<sup>3</sup>

57. 虽然政府为消除准军事组织和给它们以财政支持的贩毒份子的措施得到广泛支持，但一些非政府组织却向特别报告员表示对政府执行这一任务的做法有保留。例如，它们对为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犯罪活动而扩大武装部队的权力感到不安。今天被用来对付贩毒嫌疑分子的这些权力，明天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军队认为危险的其他公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授予军事法官的只须根据涉嫌参与犯罪即可下令拘留的权力。另外，法警（特务组织和军队）也只需要根据怀疑就可以将任何人拘留

七天。 在有些情况下，被拘留者在被带到法庭之前可能已被拘留 26 天或 27 天。<sup>4</sup> 关于没收涉嫌与贩毒有关系者的货物的第 1856 和 1893 号法令也引起人们对遵守法律和防止政府任意行动的保障程序的关注。 这种关注是下列事实造成的，因为法令要求被没收财产者在 5 天之内证明其财产“不是来自非法活动，不是用来犯罪”。 这就意味着推翻了受控者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这一普遍原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指控者要证明自己无罪。<sup>5</sup>

58. 在 8 月份颁布的法令中，第 1855 号法令是为了满足司法部门在设施、物质的购买和供应、服务和贷款的提供等方面的需要。 第 1965 号法令推行了一种旨在恢复公共秩序的资源管理制度。 第 1984 号法令提出了最高法院就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作出决定的保密程序。 所有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是因为人们深感需要加强和保护司法机关，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应当采取这类有效行动。 关于对哥伦比亚的反贩毒斗争给予的外部援助，特别报告员会见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司法官员都强调说，这种援助必须主要用来加强法制，特别是加强司法部门，使其拥有更多的资源，首先是技术设施以使其有能力对付越来越大的挑战。 另一些非政府组织对哥伦比亚接受的外国援助几乎完全是军事援助这一性质提出质疑，它们说，友好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更适合用于反叛乱，而不适合与贩毒和所谓准军事组织作斗争。

59. 最后，政府对某些武装部队成员实行了一些行政制裁。 例如，1989 年初，Puerto Boyacá Bárbula 军区司令 Luis Bohórquez Montoya 上校被解除了职务，很明显是因为他和活跃在该地区的所谓准军事组织的关系。 1989 年 5 月 11 日，共和国总统下令将对拷打、失踪、草率和任意处决案件负有责任的四名军官（两名中尉、一名上尉和一名少校）撤职。 总检察官办事处发现这四个人都有罪，要求将他们撤职。 国防部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但没有开除出军队。 后来总统下令将他们开除出军队。 人们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这个例子，他说明武装部队反对实行惩戒性行政制裁，即使其成员和所谓的准军事组织有牵连也如此。 武装

部队总司令是负责最高军事法院的，他告诉特别报告员，主管机关推卸惩罚犯错误或犯罪者的责任；但他又说，国防部没有关于本部人员因为侵犯人权而受到行政和法律制裁的统计资料。据他认为，这是由于这种情况极少，因而无需与其他错误或罪行分开作单独统计。关于这一点，许多非政府组织则认为，总统命令将犯有侵犯人权错误的四名军官开除出军队的这类行动应更多些，因为这种侵犯人权的证据很多。对这种行为，一般实行的是行政制裁，而又倾向于将事情推给法院，而军事法院通常是不太积极的。

### 注 释

<sup>1</sup> 见表 5。

<sup>2</sup> 《Balance de la gestión Oficial contra los grupos de sicarios y el narcotráfico》，行政安全部 1989 年 9 月 1 日。

<sup>3</sup> 前引书。

<sup>4</sup> 《Las otras caras de la guerra a la mafia》安第斯法学家委员会哥伦比亚分会，1989 年 9 月 18 日。

<sup>5</sup> 前引书。

## 六、结论和建议

60. 特别报告员感谢哥伦比亚在其特别关键的历史时期邀请他访问该国。特别报告员赞赏哥伦比亚政府在他访问之前和访问期间所给予的合作，这种合作使他的访问具有意义并取得成果。

61. 自从1948年4月自由党领导人 Jorge Eliecer Gaitan 被谋杀以来，哥伦比亚长期处于不断的、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的暴力行动中。在这种暴力环境中从事暴力活动者的种类和数量也逐步增加。在同一时期，哥伦比亚一直处于戒严状态。从1948年至1958年这十年中，估计有20万至30万人死于自由党支持者与保守党支持者之间的战斗中。1958年两党达成协议，同意在以后16年中轮流执政，从而结束了这种暴力行动。但是，具有与保守党和自由党不同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的民众觉得在政治解决过程中被排斥在外或受到忽视。

62. 很多哥伦比亚穷人觉得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这样，就埋下了另一种暴力，即游击运动的种子。自由党曾提倡的农民自卫组织逐渐演变成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解放军）。目前有8个游击运动，其中包括“4月19日”运动（M-19运动），它是在1970年总统选举被指责为骗局后成立的。游击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武装部队和警察。为了对付游击队，平民被编为平民自卫团，这是根据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1969年的第0005号命令和反叛乱条例（第EJC 3-10号法令）进行的。随着贩毒业逐渐成为哥伦比亚社会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又多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动乱因素。毒品巨商时常在游击区投资大量购买土地，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他们与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垄断集团争夺势力范围的火拼也造成一些人的死亡。

63. 为实现其目的，贩毒集团建立了准军事组织。名叫“消灭绑架者”的第一个这样的集团是在M-19运动的成员绑架了一个重要毒品巨商的女儿之后成立的。据行政安全部的一个报告说，在Puerto Boyaca 活动的游击队和毒品贩利用Magdalena中部农民和牧民协会作掩护从事非法活动。随着时间的过去，平民自卫组织逐渐被

毒品巨商接管。据估计，哥伦比亚目前有 1 4 0 多个准军事组织。毒品贩子，可能还有少数地主向这些准军事集团提供训练和经费。它们与武装部队和警察中的一些人密切配合。准军事组织进行的大多数杀人和大屠杀事件发生在驻有重兵的地区。准军事集团在这些地区行动自由，杀人不受惩罚。正如报告所表明的，在某些情况下，军队和警察对准军事组织的行为或视而不见，或给予支持，为他们提供安全通道或阻挠调查。例如，国家刑事调查部部长在 La Roche 屠杀事件发生时说，最使他担忧的是，他所负责的调查越来越多地证明了军队与警察给予极右集团的纵容和支持。“我们在进行非常严肃的调查，我的部下不断受到国家警察中一些人的骚扰和恫吓。技术法警被吓坏了。我要是说了任何与此相反的话，那我就是不负责的。”

64. 准军事组织是当今哥伦比亚社会中侵犯生命权的最大力量。多数杀人和屠杀事件都是他们干的，但他们却不受惩罚，犯罪者自己知道他们不会受到应有的法律起诉和惩罚。必须采取具有长远作用的措施以消除使犯罪者得以免受惩罚的条件和制止似乎已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草率或任意处决。这类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不仅需要强烈的政治诚意，而且需要资金和技术专门知识。在适当情况下，经哥伦比亚的同意，国际社会可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提供援助。

65. 解决当前哥伦比亚社会中暴力问题的任何办法都必须解决准军事组织带来的问题。哥伦比亚政府知道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根据第 8 1 3 号法令，为对付准军事组织问题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一项和准军事组织斗争的行动计划。根据第 8 1 4 号法令，为同一目的，还成立了一支一千人的特种部队。特别特别报告员得知，与这类组织进行的战斗取得了一些胜利，17 个组织被解散。但是，考虑到还存在着 1 4 0 个组织，还有很多事要做。第 8 1 6 号法令承认适当组织起来的自卫团体的作用，但必须经过总统以法律形式提出才可行，而且这种法令还必须由国防部长和政府签署。征召平民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防卫。以往的授权武装部队向自卫团体提供有限武器的立法已废除。

66. 应当尽一切努力解散所有未经授权非法成立的准军事组织。旨在惩罚支持、资助、训练或参加受雇谋杀集团（准军事组织）的新的第 1194/89 号法令应彻底贯彻执行。不应低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对这种措施的抵制是必然的，它不仅来自军队和警察内部，而且来自宁肯首先对付游击队的那些传统政治和经济界上层人物。但是，如果要成功地对付暴力行为，就必须正视准军事组织的存在带来的问题。

67. 在解散准军事组织的同时，还应当从武装部队和警察中清除所有勾结、支持这类组织、职业杀手或贩毒分子的人。政府认为，警察和军队中的多数人与贩卖集团没有关系，否则，以前针对这些集团的行动就不会取得成功。有关方面曾指出，共和国总统通过行政措施和行使宪法授予他的自由任免其代理人的权力，可以也应当清除与这类组织有牵连的武装部队成员。宪法第 120 条，第 1 和第 5 款规定总统有这种权力，1982 年的第 09507 号法令第 125 条，第 4 款和 1989 年的第 096 号法令第 111 条，第 4 款授权解除武装部队成员的职务。政府已开始这样做。总统在解除对一些人的失踪以及酷刑和谋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四名警官的职务时，强调了这一权力。另外一个例子是，Peurto Boyaca 军区司令 Luis Bahorquez Montaya 上校因明显与该地区的准军事组织有关系而被解除职务。Ocána 地区的 Santander 军营司令 Diego Hernan Velandia Postrana 上校可能也是由于这种原因被解职。但是，还需要更坚决地作出努力从军队和警察中清除这类官员。

68. 另一个需要给予紧急注意的领域是执法问题。从报告中可以知道，很多法官、调查人和证人在履行职责时不是丢掉了性命就是生命受到威胁。在这些中间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恐怖情绪，这就妨碍了司法的执行，造成了人们所说的豁免现象。证人不能出来作证，即便提供了证词，也会收回，因为受到恐吓，怕被杀害。不能进行正常的调查，因而许多案件由于缺乏证据而被撤销。对少数有证据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没有顾虑地作出判决。最后结果是罪犯由于缺乏证据而受不到惩罚。因此，对司法人员给予充分保护是当务之急。

69. 政府了解这个问题，因此在1989年8月1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设立一项基金以支付有效保护法官及其家属所需费用。但是，截至特别报告员访问时，尚未设立这项基金，因为没有资源。缺乏资金也是证人不能得到保护的原因。政府安全部和刑事指导部曾试图利用其有限资源向证人提供保护，但总的来说未获成功。特别报告员得知，一些证人虽然更改了姓名、身份证和住址，但后来还是被杀害了。在哥伦比亚当前这一历史阶段，为充分保证司法工作人员的安全，设立一项基金是十分重要的，国际社会可在这方面提供援助。

70. 改进刑事调查办法，特别是法警的调查办法应当被看作最优先事项。特别报告员访问了作为法警技术部门的刑事调查部，官员们在沉重的压力下士气很高，决心很大，使他很受感动。调查人员不仅要在很不安全的环境下工作，而且没有保证其工作效率的基础设施，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足够的通讯手段，没有能够进行有效调查所必需的专门技术知识。该部的一位前部长说，政府要求警察和军队支持和保护司法调查委员会的法令没有得到执行，警察和军队总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员、汽油或时间，或者说，他们的人要维护公共秩序。这个部是确保包括杀人犯在内的各种罪犯不能逃避起诉的关键部门，应当大大加强。因此，国际社会可以提供援助，向该部提供训练、通讯工具和专门技术知识。必须对所有杀人事件进行妥善调查，对负有责任者不论何人都应给予纪律处分和绳之以法。

71. 必须承认和尊重司法人员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应在其职权范围和工作条件中反映出来。法官协会告诉特别报告员说，法官和司法行政官的平均工资还不及教育水平较低的其他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即便是总检查官办公室的律师也至少比法官平均多拿100美元。法官或司法行政官没有使其能够有效工作的社会保障，住房和图书馆。法官和司法行政官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条件需要引起重视。

72. 人口中受害最严重的是农民和工人。有人对特别报告员说，每个农民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游击队员。必须设法消除引起农民和工人不满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计划以实现社会正义，使农民和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有显

著改善。在民主改革中农民和工人不应当只是民主改革的旁观者，而应当成为民主和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在农民和工人中活动的团体，不管是政党、工会、教育工作者，还是与经济、社会和人权问题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得到应有的承认，并使它们能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准军事组织和极右集团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有计划的运动以消灭或骚扰这些组织。政府已经为消除根本原因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与游击运动对话，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和基础教育的方案；土地改革、改进和修善低于标准的居住区。人们希望与准军事组织和贩毒份子的斗争将有助于这些主动行动的进行，从而促进正常和积极的辩论和讨论。这可能会引导人口中不同阶层和平共处，全社会取得一致意见，把哥伦比亚变成一个属于所有人的社会，实现和平、民主、法制、社会正义并尊重人权。

73. 在这样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中，很有必要开展一场促进人权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意义的持久运动。在军队和警察的活动中有必要强调尊重人权，违反者应受到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对所有政府官员和在所有教育机构中都应当强制地进行人权教育。

74. 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总统人权顾问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应得到支持。还应当提一下各级政府的司法官员，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有的官员看来知道他们自己的作用，有的则不知道。有些不仅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政府司法官员具有在基层真正提倡和维护人权的可能性。应当加强他们的地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XX XX XX XX XX